

秦汉铜器铭文读札两则

姬琛睿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山东济南 250100

摘要 咸阳淳化县公安局收缴被盗文物“琴轸钥”铭文第三字当为“怀”字残划，为“怀德”省称，其被磨去，表明乐府所辖“钟府”的驻地、隶属关系发生了调整，已迁离怀德。另，此“调琴器”虽被盗掘于汉文帝霸陵，但就文字特点来看仍是秦器，在陵墓中以前朝器物随葬，是文帝“节俭”的体现。阳都故城出土汉初铜斧铭文中“库”“佐”等皆为官职名，“库齐”“佐平”即“库啬夫齐”“库佐平”之意。此斧虽为汉代器物，但由于汉承秦制的缘故，其上铭文乃是战国晚期秦占三晋地区工官生产制度的反映。长期驻扎三晋的王翦、王贲大军占领齐地后，随军秦吏、工师接管了齐国莒阳地区遗留的兵器铸造场所，便会出现由“库”铸造兵器的现象。

关键词 琴轸钥；阳都故城；戡斧

一、“乐府钟府琴轸钥”铭文读札

陕西省咸阳市淳化县公安局收缴一件被盗文物“调琴器”，该器物亦称“琴轸钥”，为铜质，上饰一卷体龙，龙头向下，张口露齿，龙尾有刻铭四字：“乐府钟府。”¹既有研究围绕该琴轸钥的断代以及“乐府”与“钟府”残存的字迹究竟是“车”“库”还是“坏”²存在争议。以下对此加以讨论，同时发掘这一刻铭背后的历史信息。

（一）琴轸钥断代及铭文释文的讨论

吴镇烽将该“琴轸钥”的年代断为汉代有两个理由：一是包括琴轸钥在内的一批追缴文物均出自汉文帝霸陵陪葬坑；二是与“琴轸钥”同批追缴文物中有一件编钟与汉文帝时铸造“十三年编钟”形制、纹饰完全相同，铭文相近。因此将“琴轸钥”的时代断为汉代。³王伟、孟宪斌认为：尽管“琴轸钥”与“十三年编钟”在形制、纹饰、铭文格式上相近，但文字风格上存在差异且琴轸钥上的刻铭文字与秦文字接近，因此仍是秦代文物。⁴需要指出的是，朝代鼎革、时局动荡之际，使用前朝、异国器物并

1 王伟、孟宪斌：《秦出土文献编年续补》，北京：商务印书馆，2023年，第294页。

2 吴镇烽早先在《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三编（第4卷）》释之为“车”，后在《乐府琴轸钥及相关问题》一文中将此字释为“库”；王伟、孟宪斌认为该字为“坏”字残划。吴镇烽：《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三编（第4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第381页。吴镇烽：《乐府琴轸钥及相关问题》，《文博》2022年第3期。王伟、孟宪斌：《秦出土文献编年续补》，第294页。

3 吴镇烽：《乐府琴轸钥及相关问题》，《文博》2022年第3期。

4 “‘十三年编钟’上的刻铭过于潦草，‘年’字的写法草率，与秦文字字形有所距离，结合董文的论断当是汉器。但轸钥刻铭‘乐府钟府’文字风格与秦刻铭风格相似，两者铭文并非大同小异，不能仅依据同批其他编钟铭文相似来一概而论，此轸钥的年代仍有讨论的余地。”参见王伟、孟宪斌：《秦出土文献编年续补》，第294页。

且将其随葬的例子并不鲜见⁵，加之汉初经济凋敝、文帝节俭，生前使用秦器并将其随葬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故吴镇烽根据其出土于霸陵随葬坑便断定其为汉器，逻辑上仍然存在缺环。因此，王伟、孟宪斌依据铭文的秦文字风格确定其为秦代器物的逻辑更显严密，可以采信。

关于“琴轸钥”刻铭中“乐府”“钟府”间残存字迹的释读问题，王伟、孟宪斌认为“乐府车钟府”的读法“不词”，且“车字说”已被吴镇烽本人放弃，故不再置评；吴镇烽新近提出的“库”字说，笔者认为亦有待商榷。试述理由如下。

除了王伟、孟宪斌在《秦出土文物编年续补》中举出的“乐府金童官”“左乐雍金童”等用于证明“乐府”与下级官署之间并无“库”一类机构的例证，尚有以下两件封泥，用作证据更为直接有力：

乐官钟府⁶

左乐雍钟⁷

秦封泥中有“乐官钟府”，所谓“乐官”，刘瑞在《秦封泥集释》中指出：“乐官，旧以为乐人通称，以封泥言，则与大乐有别……乐官或为大乐所属”。⁸郑玄在《周礼注疏》中提到：“府，聚也。凡物所聚皆曰府，官人所聚曰官府”。⁹所谓“乐官钟府”，即“乐官”下属的、存放乐器“钟”的府库。“钟府”为“乐官”直属，“左乐雍钟”封泥为“乐府”平级机构“左乐”设在雍地之“钟官”的用印遗存，钟官与其直属机构“乐官”或者“左乐”之间，并无“库”一类机构。可见吴镇烽将刻铭释为“乐府库钟府”是值得商榷的。

综上，王伟、孟宪斌其说不误，该“琴轸钥”确为秦代器物，其铭文为“乐府坏钟府”。

（二）“坏”字残划即为“怀”的假借，“怀德”省称

所谓“坏”，应当是“怀”之假借，为地名“怀德”的省称。其被磨去，应是机构调整发生了变化¹⁰：

乐府金童官¹¹

左乐雍金童¹²

乐府坏钟府¹³

前两则为与“乐府”相关的封泥文字，第三则则是“琴轸钥”铭文。“乐府”为官僚机构名称，“乐府金童官”为乐府治下管辖“金童”的官僚机构；“左乐”与“乐府”性质大致相同，“金童”即“金

5 如咸阳塔儿坡秦墓出土的“平鼎”“中政鼎”“半斗鼎”“安邑下官钟”等文物虽葬于秦墓，但皆是三晋、东周器物。参见咸阳市博物馆：《陕西咸阳塔儿坡出土的铜器》，《文物》1975年第6期。

6 刘瑞：《秦封泥集释》，北京：文物出版社，2021年，第34页。

7 周晓陆、路东之、庞睿：《秦代封泥的重大发现——梦斋藏秦封泥的初步研究》，《考古与文物》1997年第1期。

8 刘瑞：《秦封泥集释》，第33页。

9 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十三经注疏本（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753页。

10 李春桃指出铭文的刮磨、加刻与铜器流动关系密切，可以此为切入点，再结合传世典籍、金文内容等资料对铜器的流转方式加以探讨。参见李春桃：《商周金文中刮磨、加刻现象研究》，《考古学报》2025年第2期。

11 王伟、孟宪斌：《秦出土文献编年续补》，第295页。

12 王伟、孟宪斌：《秦出土文献编年续补》，第295页。

13 王伟、孟宪斌：《秦出土文献编年续补》，第294页。

童官”的省称，而“雍”指秦故都“雍城”，为地名。将以上两则封泥文字与第三则“乐府坏（怀）钟府”比看，可知“坏（怀）”与“雍”性质相似，为地名。岳麓书院藏秦简载：“虜学炊（吹），（枸）邑、坏（怀）德、杜阳；阴密、沂阳及在左乐、乐府者”¹⁴。以上与乐府相关的地名中，“怀德”即写作“坏德”，故“坏”即“怀”，为“怀德”省称。

此类刻于“秦轸钥”等器物之上、标识器物所属官署名称的铭文，秦人称之为“久”。相关规定载于睡虎地秦墓竹简《工律》中：

公器官口久，久之。不可久者，以髹久之。¹⁵

公甲兵各以其官名刻之，其不可刻久者，以丹若髹书之。¹⁶

综合以上两则材料可知：铠甲、兵器一类公室器物，应当将“官名”刻写于其上，作为永久性标记；若无法刻写，当以漆书写。“琴轸钥”为乐器，但鉴于其“公器”的性质，管理方式应符合前述《工律》。故刻铭文字“乐府坏（怀）钟府”，其性质便是《工律》中的“久”，用以表明隶属关系，便于管理。也就是说，这件“琴轸钥”的贮藏地便是乐府在怀德设置的钟府，同时受其管辖。而“坏”（怀）字被磨去，显然是由于“钟府”的驻地发生了变化，不再驻于怀德而是迁往他处。其出土地为白鹿原之上的汉文帝霸陵而非怀德县¹⁷，便是一证。

汉文帝是一位节俭的君主，史书中有“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利民”的记载。¹⁸有秦人刻铭的琴轸钥出土于霸陵，可见汉文帝在位时并未过多添置乐舞用于享乐。这一点可以作为史书中汉文帝“节俭”史料的补充。

二、沂南阳都故城出土铜斧铭文研究商榷

1994年，山东省临沂市沂南县阳都故城遗址出土一柄铜斧，其上有铭文十二字。关于此铜斧的时代，存在始皇二十四年（BC223）、西汉城阳王刘喜二十四年（BC153）、刘延二十四年（BC121）三说，以城阳王刘喜二十四年较为有理。¹⁹李卫星指出该斧为对战俘砍首行刑的“臧斧”，并对铭文进行了逐词解释。²⁰前辈学者对此铜斧的研究已有筌路蓝缕之功，然而仍有个别问题待后来者探讨。下文仅举一二，以收补苴之功。

14 陈松长：《岳麓书院藏秦简（肆）》，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5年，第66—67页。

15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年，第71页。

16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第71页。

17 吴镇烽：《乐府琴轸钥及相关问题》，《文博》2022年第3期。

18 班固：《汉书》卷四《文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34页。

19 赵文俊认为此为始皇二十四年之物，王辉、王伟以字体相近的缘故从其说；裘锡圭认为诸侯国纪年可以不加国名、且汉初齐王年限没有长达二十四年的，定为西汉城阳王刘喜或者刘延二十四年器物。秦进才、李卫星从其说；李学勤初以为此斧为始皇时遗物，后从裘说，认为定为刘延二十四年则迟至武帝，过晚。将此铜斧的时代确定为城阳王刘喜二十四年，即汉景帝四年，此说较为合理。参见赵文俊：《山东沂南阳都故城出土秦代铜斧》，《文物》1998年第12期。王伟、王辉：《秦出土文献编年订补》，西安：三秦出版社，2014年，第134页。秦进才：《群臣上麟刻石赵王遂二十二年说新证》，《石家庄学院学报》2017年第5期。李卫星：《臧斧考释》，《四川文物》2004年第6期。李学勤《〈奏谏书〉与秦汉铭文中的职官省称》，《中国古代法律文献研究（第一辑）》，巴蜀书社，1999年，第61—63页。

20 李卫星：《臧斧考释》，《四川文物》2004年第6期。

首先是关于铜斧铭文“廿四年莒伤(阳)丞寺,库齐,佐平,臧”的解读,李卫星以“库齐”为“入库,齐库”、以“佐平”为“佐佑太平、平安,系对使用铜斧者的吉祥祈语。”²¹其说误,“寺”“齐”“平”均为人名,“库齐”“佐平”分别为“库嗇夫齐”“库佐平”的省称。里耶秦简9-89+9-739:“出铜八两为靳负环四,辛丑朔庚戌,库平、佐狐、工衷出为负环。令佐章视平。计口。口手”²¹可资为证。此则铭文大意为:城阳王二十四年,莒阳县县丞寺监制、库嗇夫齐、库佐平负责制造此斧;斧的用途为臧取首级。

其次是关于铭文格式及其所反映的历史信息的讨论。裘锡圭指出:“其铭文字体与格式都不似秦器而似西汉前期器。”²²诚然此铭文格式与主流秦器铭文不同,但是,在秦占三晋地区所制造的一些兵器,其上的铭文与该铜斧相近。鉴于汉承秦制的缘故,此铜斧虽是汉代铸造,但反映的是秦生产制度在汉的传承。

(1) 廿二年临汾守暉,库係(?),工歛造²³

(2) 十七年丞相启、状造,郃阳嘉、丞兼,库某,工邪(内正面),郃阳(内背面)²⁴

材料(1)是出土于江西遂川的“临汾守戈”,由临汾守令(嗇夫)暉督造,库嗇夫係监造,工匠歛制造;材料(2)是拣选于天津蓟县的“十七年丞相启、状戈”,由左右丞相启、状总负责,郃阳令(嗇夫)嘉、县丞兼督造,库嗇夫某监造,工匠邪制造。值得注意的是:秦造兵器,一般由中央的少府、寺工或者郡负责组织,而且库只负责兵器保管,并不负责铸造。这种由县组织兵器生产,且由库负责铸造的生产制度,是典型的三晋制度。²⁵而临汾、郃阳均位于秦魏长期对峙之地,且最终为秦所占。秦占临汾、郃阳后,接管了当地的兵器铸造场所与机构,并且留任了相关吏员,允许他们按照原先的形式组织兵器生产,便会出现这种兵器铸造由县中的库负责的情形。

鉴于汉承秦制的缘故,加之兵器铸造等生产场所,接管、沿用前朝遗存的可能性大;完全弃之不用、另起炉灶的可能性很小。因此沂南铜斧虽然是西汉初期器物,但是其铸造时间不会晚于景帝四年(BC153),故仍然可以反映秦军占领莒阳一带后,所采用的治理措施。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二十六年,齐王建与其相后胜发兵守其西界,不通秦。秦使将军王贲从燕南攻齐,得齐王建。”²⁶攻灭齐国的是秦将王贲率领的军队,而三晋之地是王翦、王贲父

21 陈伟主编:《里耶秦简牍校释(第二卷)》,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65页。

22 裘锡圭:《沂南阳都故城铜斧应为西汉遗物》,《文物》1999年第5期。

23 彭适凡、刘诗中、梁德光:《记江西遂川出土的几件秦代铜兵器》,《考古》1978年第1期。

24 田凤岭、陈雍:《新发现的“十七年丞相启状”戈》,《文物》1986年第3期。

25 睡虎地秦墓竹简《秦律杂抄》:“禀卒兵,不完缮,丞、库嗇夫、吏贲二甲,法(废)。”兵器的保管、修缮由“丞”“库嗇夫”负责,恰与沂南铜斧铭文所示的兵器铸造的组织程序相合。而睡虎地秦墓竹简则是出身韩国的官吏南郡守腾“修法律令”的结果。韩国所铸兵器,质量好、威力大,在战国时期颇为有名。故“腾”为秦效命后,在其所主政的南郡地区,借鉴韩国相关制度修订秦律,是可以理解的。因此,“沂南铜斧”“临汾守戈”“十七年丞相启状戈”铭文所见以“库”负责兵器铸造的制度,是秦与三晋制度融合的产物。

26 参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35页。

子长期征战、驻守之地²⁷，其军中应多有三晋官吏、民众。²⁸王贲大军占领齐地后，接管了齐国莒阳地区遗留的兵器铸造场所；兵器铸造大事，当由随军而来的秦吏（原三晋人士）负责，在这样的背景下，兵器由县中的“库”负责制造。秦亡汉兴、汉承秦制，这一铸造场所与运转制度又被汉所承袭，便在这件铜斧的生产中，打上秦与三晋制度融合的烙印。

三、结论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如下结论：首先，琴轸钥应是秦代器物，铭文为“乐府坏钟府”，其上的“坏”（怀）字被磨去，显然是由于“钟府”的驻地发生了变化，不再驻于怀德而是迁往他处。其次，沂南铜斧虽非秦器而是汉初器物，但鉴于汉承秦制的缘故，其上的铭文同样可以反映秦代的情况：攻占临沂的应当是秦将王贲率领的秦军，其进军路线应当是由北而南，自燕国下临淄，越过泰沂山脉进入临沂地区。此外，王统帅的秦军长期活动于三晋地区，故铜斧铭文与三晋兵器铸造制度相合，显然是这支秦军有三晋人士加入，且有工匠随军的缘故。秦军占领沂南后，这一带原有的兵器铸造场所被领，在随军而来的三晋工匠指挥下从事生产，运转制度与铭文格式便会打上秦与三晋制度融合的烙印。汉承秦制之下，这一制度同样为汉所继承。

参考文献

- [1] 王伟，孟宪斌．秦出土文献编年续补[M]．北京：商务印书馆，2023.
- [2] 吴镇烽．乐府琴轸钥及相关问题[J]．文博，2022(3):41-46.
- [3] 刘瑞．秦封泥集释[M]．北京：文物出版社，2021.
- [4] 周晓陆，路东之，庞睿．秦代封泥的重大发现——梦斋藏秦封泥的初步研究[J]．考古与文物，1997(1):35-49.
- [5] 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十三经注疏本（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2000.
- [6] 陈松长．岳麓书院藏秦简（肆）[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5.
- [7]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M]．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
- [8]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 [9] 李卫星．戟斧考释[J]．四川文物，2004(6):25-27.
- [10] 陈伟．里耶秦简牍校释：第二卷[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8.
- [11] 裘锡圭．沂南阳都故城铜斧应为西汉遗物[J]．文物，1999(5):54.
- [12] 彭适凡，刘诗中，梁德光．记江西遂川出土的几件秦代铜兵器[J]．考古，1978(1):65-67.

27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十八年，大兴兵攻赵，王翦将上地，下井陘，端和将河内，羌瘃伐赵，端和围邯郸城。十九年，王翦、羌瘃尽定取赵地东阳，得赵王。”“二十二年，王贲攻魏，引河沟灌大梁，大梁城坏，其王请降，尽取其地。”参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33—234页。

28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二十五年，大兴兵，使王贲将，攻燕辽东，得燕王喜。还攻代，虏代王嘉。”可知王贲攻打齐国的军队就是先前攻打燕国、代地的军队。参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34页。大连出土一戈，上有铭文：“廿一年 启封 命癸工师，鉞冶者（正） 启封（背）。”此魏国戈原先置用于启封，即大梁。可知攻燕军中，确有三晋人士。参见许明纲、于临祥：《辽宁新金县后元台发现铜器》，《考古》1980年第5期。

[13] 田凤岭, 陈雍. 新发现的“十七年丞相启状”戈 [J]. 文物, 1986(3): 42-43.

[14] 司马迁. 史记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基金项目: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课题“出土材料所见秦据山东十四年史研究”(项目编号: 23DLSJ07)

Two Reading Notes on Bronze Inscriptions of Qin and Han Dynasties

JI Chenrui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 of Confucianism,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100, China

Abstract The third character of the inscription on the stolen cultural relic “Qin Zhen Key” collected by Chunhua County Public Security Bureau in Xianyang should be the word “Huai”, which is the provincial name of “Huaide”. It was worn away, indicating that the residence and subordinate relationship of “Zhongfu” under the jurisdiction of Yuefu had been adjusted and left Huaide. In addition, although this “tuning instrument” was stolen and excavated in the tomb of Emperor Wen of the Han Dynasty, it is still a Qin instrument in terms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ext. The burial of the former dynasty objects in the tomb is the embodiment of Emperor Wen’s “thrift”. In the bronze axe inscriptions unearthed in the ancient city of Yangdu in the early Han Dynasty, “Ku” and “Zuo” were all official names, and “Kuqi” and “Zuoping” meant “Kusefuqi” and “Kuzuoping”. Although this axe was an artifact of the Han Dynasty, due to the fact that the Han Dynasty inherited the Qin system, the inscription on it is a reflection of the labor officer production system in the Qin-occupied Sanjin area in the late Warring States period. After the army of Wang Jian and Wang Ben, who had been stationed in Sanjin for a long time, occupied the Qi area, the Qin officials and engineers took over the weapons casting sites left over from the Juyang area of the Qi State, and the phenomenon of casting weapons from the “storehouse” appeared.

Keywords Qin Zhen key ; Yangdu Ancient City; Axe

版权所有 © 2025 本文作者和香港科技出版集团。本作品根据知识共享署名国际许可证 (CC BY 4.0) 获得许可。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